這是 1991 年在斯圖加特對 Dr.馬丁·桑德伯格 (Martin Sandberger) ，黨衛軍前成員，內部安全部門負責人，包括別動隊 A 的特別指揮部 1a，以及安全警察和安全局。

博士，謝謝你接受采訪，我想問你幾個關於你在第三帝國和戰爭期間的經歷的問題。我聽說你在黨衛隊。你為什麼選擇這個服務分支？

博士桑德伯格：恐怕是黨衛軍選了我，而不是我選了黨衛軍。我很早就是納粹黨的成員，也是元首的支持者。我在學習期間加入了衝鋒隊，但我主要關注的是學習，政治是次要的。因為我的家庭是一個社會家庭，我們認識很多人，如果你願意的話，有些人身居高位。

當我們將贏得選舉領導德國變得明朗時，我開始尋找融入的方式。

朋友和熟人開始在 RF Himmler 周圍使用我的名字，他邀請我見面。我們在柏林共進午餐，他解釋了他對德國的看法以及他對宗教和黨衛軍的個人看法。我對他的智慧以及他對健康、富有成效和理想主義社會的看法印象深刻。我同意加入 Allgemeine SS，在那裡我處理國家安全的法律方面。我收到了我的黨衛軍匕首，獲得晉升並擔任過許多職務和軍銜。身穿黑色制服是新政府精英地位的象徵。

作為一名黨衛軍成員，您可以在黨附屬商店享受折扣、美食和一流的醫療服務。我的家人得到了很好的照顧，我再也沒有後顧之憂。沒有恐懼的生活是美好的，SS 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商業組織。

黨衛軍在紐倫堡被列為犯罪組織，你支持這個判決嗎？

博士桑德伯格：不，紐倫堡是一場法律鬧劇，就像所有涉及我們戰爭的審判一樣。我們是根據一種非法的標準來判斷的，並且違反了西方賴以建立的所有法律。直到 45 年 5 月，盟軍才對不屬於犯罪的行為提出指控。他們實行與帝國相同的行為，例如驅逐一個向東道國宣戰的外國人。審判中使用的大部分證據充其量是可疑的，辯護方的手腳被束縛，可以被反駁。這是盟軍偽裝成正義的報復行為，在無知群眾的掌聲中殺害無辜者。

我可以問心無愧地告訴你，我們沒有做任何事情來玷污我們作為一個組織和一個政黨的聲譽。戰爭的勝利者有 55 年的時間來維護他們的歷史，利用叛徒和懦夫來幫助建立我們的運動和軍隊的扭曲歷史。

黨衛軍是一支非常精英和光榮的男女幹部；我們尊敬我們的上帝、我們的祖先、我們的

人們和我們為歐洲而戰至死或戰敗。我相信，黨衛軍被控犯下的所有罪行都必須得到公正的、全方位的調查。Oradour-Sur-Glane、Le Paradis、Malmedy 和許多其他地方的法律依據似乎不穩固。除非有來自上層的程序和合法命令，否則在黨衛軍中射殺囚犯或平民既不習慣也不行。

戰後我遇到了博士。摩根[左圖] 是一名黨衛軍律師，他對盟軍的要求持保留態度。他同意當時的一些說法，因為他只是想回歸私人生活，不再捲入戰爭。我們的人當然有腐敗的，但總的來說，我們的部隊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得很好，幾乎沒有例外。關於我們的部隊在歐洲四處奔波殺死我們不喜歡的每個人的故事完全是錯誤的。你正在處理一個從許多角度來看都很複雜的孤立事件，並將其作為一項不恰當的國家政策。我相信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變得好奇並開始調查這些說法，另一個真相將會浮出水面並盛行。

你在東線和波羅的海國家，你對非德國人有什麼經驗？

博士桑德伯格：我曾在 RSD 服役，保護我們的帝國免受恐怖分子和間諜的侵害，其中一部分工作是幫助我們的盟友在境內與敵人作戰。我從波羅的海國家開始，看到布爾什維克一年的控制能做什麼，我感到不安。當然，當我到達愛沙尼亞時，我們不得不處理猶太人問題。當蘇聯人入侵時，首要措施之一是利用忠誠的猶太人驅逐基督徒和任何可能反對蘇聯人的人。當我們在我們解放的地區攻擊蘇聯人時，同樣的場景上演了：沒有與蘇聯人一起撤退的猶太人被民兵和憤怒的平民追殺。

這發生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人被當地民兵圍捕並處決，他們對他們的人民所做的事情感到憤怒。我不得不提交關於這些殺戮的報告，然後勝利者利用這些報告將殺戮歸咎於我們。我不得不出面乾預，下令逮捕一些利用權力濫殺無辜的民兵。我們被迫釋放他們，因為我們需要他們在戰爭中的幫助。這些州堅持要求所有猶太人離開這個國家；他們要求擺脫猶太人。我們不得不逮捕所有的猶太人，包括剩下的馬克思主義者，每個人都被審問，許多人被重新安置在東部，我們說服市長們讓沒有做錯任何事情的猶太人返回。我想強調的是，由於許多猶太人沒有對我們或他們居住的國家的人民做過任何事情，因此他們可以獨自生活並自由地過自己的生活。

消滅敵人解決猶太人問題後，我就去工作，幫助重建這些地區；我們重新開放了教堂，建立了新學校，並貢獻了我們的專業知識，使國家社會主義更接近人們。成千上萬的人蜂擁而至加入戰鬥，還有更多人留在帝國工作並獲得更好的報酬。我們必須時刻保持警惕，因為蘇聯有許多盟友滲透到這些國家並監視我們。當我們抓到破壞分子和間諜時，他們會被公開處決，不幸的是我們經常不得不這樣做。

我們解放了一個地區後，我搬到了俄羅斯，開始幫助重建被毀壞的基礎設施。蘇聯人摧毀了一切，而他們

撤退了，當我們被迫撤退時，我們的部隊也這樣做了。這樣做是為了剝奪敵人的所有舒適和資源。它還傷害了平民。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我們是在與布爾什維克主義交戰，而不是與俄羅斯人民交戰。我們有 20 年的時間來糾正他們的宣傳，我們不得不對付襲擊我們脆弱的後方地區的隱藏的恐怖分子團伙。

我的工作是保護我們福利團隊工作的區域，這是一項艱苦的工作。這些人是恐怖襲擊的主要受害者，其中許多人最終成為了猶太人。這些罪犯的野蠻行徑的一個例子是 1942 年，一輛載滿護士的巴士被帶到鎮上佔領正在重建的診所。公共汽車被劫持，所有護士都被殺害。

有些人因為生殖器上有血跡和精液而表現出被綁架和強奸的跡象。當地的 SD 辦公室的任務是找到肇事者，並提供了巨額懸賞，告密者也開始工作。線人提供了涉案人員的姓名，他們被追查，被帶去接受嚴密訊問，並被指控犯有謀殺罪。

這是一個由蘇聯士兵、猶太人和我們的其他對手組成的龐大團體。我下令，若能成立，一律處死。他們被處決，所有幫助隱藏、餵養或保護這些殺手的人都受到審判，有些人被送往勞改營。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與這些人作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猶太人，他們與我們的盟友和我們作對。如果被抓到，他們將根據管轄我們決定的法律受到審判和判刑。

你和 Reinhard Heydrich 一起工作過嗎？如果有，你的印像如何？

博士桑德伯格：是的，他是我的老闆，我對他沒什麼好說的。他是一位非常敬業的領導人，與黨衛軍希姆萊有著相同的願景。我記得他是如何嚴格執行我們的命令的，無論他繞過誰。我記得在波蘭戰鬥結束後，應一位黨的領導人的要求，他立即收到了一份東德城市警察局長的檔案。 1939 年，一名 15 歲的德國女孩被一名非法越境搶劫我國公民的波蘭人搶劫和強姦。波蘭人看到了她，襲擊了她，並狠狠地打了她，以至於她不得不被帶到柏林接受特殊治療。她懷孕了，並且批准了墮胎，因為她還太小不能生育，強迫她承受強奸的後果是一種罪過。

這名男子於 1940 年被捕並受到審訊，他承認襲擊了她，但否認強奸了她。法官判處他入獄。海德里希下令立即處決這名男子，並拒絕了他家人的寬大請求，理由是對女孩造成的傷害需要伸張正義和了結。由於這個人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海德里希下令，如果他們想收集屍體，就必須支付移動屍體的費用，否則將被火化，骨灰將被扔進垃圾桶。

海德里希被盟軍特工殺害，他們現在聲稱他們殺了他是因為他對捷克人民來說很可怕。那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他被派往保護國，因為帝國元首覺得他很有人情味，可以團結捷克人民幫助戰爭。它非常成功，生產力提高了，人們也很開心。納粹黨衛軍甚至吹噓說他收到了信件，告訴他他們與海德里希在一起有多幸福。他就是這麼好。

我們的敵人教育和訓練的特工被派去殺死他，希望這會結束他所做的善事，並讓民眾三思而後行與我們合作。他們還會宣傳對代理人的任何報復行為。他們這樣做了，他們指責我們摧毀了一個叫利迪策的小鎮。但我對盟軍的任何說法持懷疑態度。他們要么是錯誤的，要么是被歪曲了。總之，他被殺，是因為他是個好領導，是個好人。

專案組的行動如何？我聽說你是他們中的一員，並被告知這些團體追捕並殺害猶太人和所有其他不受歡迎的人，在此過程中殺死了多達 100 萬人。

博士桑德伯格：是的，有一天大屠殺的整個故事將取決於我們，但請記住，正如被殺的猶太人人數是錯誤的一樣，我們殺死的罪犯人數遠不及一百萬，也許幾千人。我們的工作是保護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勢力範圍。我們與世界上最強大的三個國家作戰，他們可以反對我們很多。他們戰爭的一部分是派遣特工煽動民眾抵抗我們。再次，我不得不說，他們以犯罪的方式進行戰鬥，目標是任何幫助過我們的人，無論是軍人還是平民。

我們經常看到他們襲擊的結果：老少、平民、僕人、民兵和軍人被殘忍殺害。當我們下令逮捕猶太人以便辨認和追踪他們時，許多人逃進了沼澤地並加入了蘇聯領導的團伙，這些團伙有時有數百人。

行動中的人員必須追踪這些動物，追捕它們，如果找到它們，就會在戒嚴令下進行處理。

Einsatzgruppen 的成員尋找後方的游擊隊員。海德里希 (HEYDRICH) 在 1941 年 7 月 2 日的一封信件中對他們的活動作瞭如下定義："近期目標是安全警察平定新征服的地區。"軍隊的安全是重中之重。

我們公開拍攝這些罪犯被處決的照片，不是為了吹噓或美化自己，而是為了向世界展示我們在與誰打交道。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它讓很多人都崩潰了，你必須在精神上非常堅強，理解為什麼要這樣做，並時刻想著這些野獸的受害者。我知道今天據說一些國防軍軍官看到其中一些處決感到不安；我認為他們美化了一些故事以獲得盟軍的同情。確實，這些處決令人難以觀看，我為那些必須執行這項任務的人感到難過，但我們始終記得，有受害者要求正義。

很糟糕，黨衛軍不得不與高管們會面，讓他們明白這是一項艱苦的工作；但我們不能讓這些人離開。
一旦被捕並被認定有罪，他們就必須受到懲罰，而這往往意味著結束他們的生命。因此，這就是所有特遣部隊的任務：打擊恐怖主義並將被佔領土上的罪犯繩之以法。

我可以告訴你 1943 年發生的一次重大行動。盟軍的宣傳提醒幫派我們正在撤退，因此他們加大了對任何幫助我們的人的攻擊。在愛沙尼亞邊境附近的一個村莊里，有一家鋸木廠已被當地的俄羅斯民兵接管。他們幫助重建了他們的村莊並與我們合作。一個恐怖團伙襲擊了他們，殺死了所有人；兒童、婦女甚至

小狗 。這是沼澤邊界沿線的眾多襲擊之一 ;然後他們躲在難以到達的密集區域。

我們動用了所有可用的力量 、當地人 、民兵 、國防軍和警察 。在德國空軍的幫助下 ,我們來自不同的方向 ;我們發現了一個大營地 ,裡面有數百名土匪和他們的家人 。隨後發生了一場大戰 ,涉及火砲、轟炸機和小型 T26 坦克 。該團伙被打散 ,大部分人在戰鬥中喪生 ,其餘人被處決 。除非她們有孩子 ,否則她們被送去勞改營 ,如果她們跑了 ,就可以被赦免。

在我的職責範圍內 ,我非常擅長控制恐怖分子 ,所以當新的威脅出現時 ,新的任務等待著我。

您對德國元首希姆萊的印像如何？

博士桑德伯格 :我一直很欽佩他 。我們並不總是意見一致 ,但他總是樂於接受建議和其他觀點 。這使他成為一位偉大的領袖 ;他以尊重和友善的態度對待每一個人 。我記得他工作很努力 ,但他也喜歡度假和外出 。表面上他似乎是反宗教的 ,但我和他一起工作越多 ,我就越明白他之所以反宗教只是因為猶太人顛覆和扭曲了上帝的話語。

他們被稱為上帝的選民 ,他們向我們的教會施加壓力 ,要求他們同意他們的觀點 ,教導說無論猶太人做錯了什麼 ,在上帝看來都是對的 ,所以我們也應該視而不見 。這是他想用黨衛軍解決的一個例子 ,就是讓我們的人民回歸本源 ,讓他們遠離教會的錯誤教義 。我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我明白黨衛軍絕不是針對宗教的 ,而是針對那些利用我們的信仰來摧毀我們的魔鬼的孩子。

這是希姆萊的使命 ,讓我們的人民看到他們被誤導了 ;黨衛軍是讓他看到更真實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先鋒。

他死於英國人之手 ,我不相信他自殺的故事 ,我認為他是因為說了太多有關盟軍的醜聞而被殺 。他直接知道集中營的真正用途 ,它們是如何被炸毀的 ,成千上萬的囚犯是如何死去的 ;毒氣室是一個謊言 ,對帝國的轟炸如何在戰爭的最後一個月摧毀集中營系統 ,判處數千人死亡 。他與猶太復國主義者開闢了渠道 ,將我們的猶太人送到巴勒斯坦 ,並與阿拉伯人合作創造健康的過渡 。看看我們今天擁有的東西 ,總有一天會導致戰爭。

您對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感到內疚嗎？

博士桑德伯格 :不 ,我不知道 。我之所以能心安理得地說出這番話 ,是因為今天的人們不知道這些盟國對我們做了什麼來激起我們的反應 。據說我們只是嫉妒猶太人的成功 ,因為他們比我們聰明而針對他們 ,但事實並非如此 。他們在德國是一個如此小的群體 ,但卻掌握著國家的大部分權力和財富；

他們走到這一步的方式有些不對勁。通常，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不相容。他們帶來各種污穢，強加給我們的青春。當元首罷免他們時，他們向我們的國家宣戰，並立即開始殺害海外的德國人並破壞我們重建國家的努力。

當與俄羅斯的戰爭開始時，這一切都達到了頂點。由於我們已經解放了很多地區，所以同意我們將把反抗我們的猶太人送回他們來的地方。我們的最終計劃是驅逐所有猶太人，但在戰爭期間，我們發現許多猶太人忠於德國並真誠地想幫助我們。這讓我們進退兩難，因為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決定誰應該留下，誰應該離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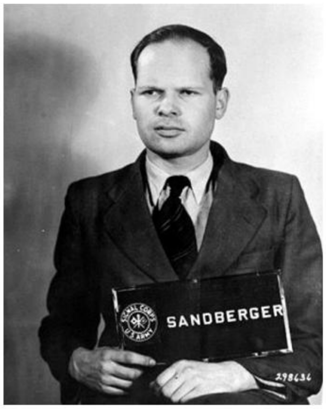
這對一些人來說很容易，因為他們公開反對我們並試圖用筆發動戰爭，有時甚至是破壞。其他人是犯有間諜罪、色情製品、欺詐、盜竊和性犯罪罪的罪犯。他們被送走重新安置或服刑。隨著我們佔領的地區越來越多，人們也想趕走他們的猶太人，因此我們必須想辦法人道地驅逐整個家庭，同時讓家人團聚。我們創建了貧民窟來安置他們，並開設了營地來關押他們等待重新安置。這一切都以安全且主要是自願的方式發生。如果我們想把他們都殺了，那為什麼要用所有的營地、醫院和設施來照顧他們。與許多其他集中營一樣，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有一個日託中心、一個游泳池、一家商店、足球隊和一家醫院。

我們從來沒有打算傷害那些將被重新安置在東部的猶太人；命令是看到他們被帶走，但要有同情心。我無法想像這會以其他方式發生。我將死亡歸咎於盟軍，因為他們剝奪了我們照顧他們的能力。貝爾森是一個滿是病人的戰俘營，在戰爭的最後一個月裡，我們無法阻止嚴重的傷寒疫情。我要補充的是，在一些地區，盟軍釋放的囚犯將憤怒髮洩在平民身上，殺害和強奸了許多人而不受懲罰。我們今天沒有聽到更多關於這件事的消息。

奧斯維辛爆發了致命的疫情，希姆萊不得不介入並使用高素質的醫療團隊來抗擊疾病，不幸的是，許多人死亡，而這些人對我們的工廠來說是寶貴的工人。我知道這些照片看起來與盟軍的歷史相符，但比今天展示的要多得多。我們只想要敵人的搬遷，而不是最後發生的事情。美國人安置了許多日本人，但由於他們有強大的醫療人員和良好的基礎設施，所以很少有人死亡。

最後，關於這個我不想再討論的話題，許多猶太人生活在德國，根本沒有受到騷擾。他們為我們的國家服務，保持忠誠，沒有犯罪。一些人在武裝部隊服役，幫助戰爭，在工廠工作，並譴責他們的兄弟造成的後果。

他們被指控謀殺猶太人並被判處死刑。你能告訴我在法庭上的感覺嗎？



博士桑德伯格：好吧，那不是一個好時機，我可以告訴你。我向盟軍投降，希望被釋放，因為我只是一名忠於職責的士兵。因為我屬於 SD，所以我是優先考慮的人，他們想要了解我在做什麼以及我在和誰一起工作。同志們警告我，盟軍已經失控，他們指控我們的罪行沒有合理的法律依據。這些審判表面上是正式和真實的，但仔細觀察，它們是利用報復、仇恨和卑鄙手段迫使我們說出我們真正不同意或參與的事情的表演性審判。

我被指控下令殺害愛沙尼亞的無辜人民；我被指控殺害了所有失踪的人。猶太人、吉普賽人、持不同政見者、牧師、牧師和俄羅斯人。這些指控無法辯護，因為不允許辯護，蘇聯人被允許帶進來肯定不會靠近這些地區的人。作為一名律師，我一眼就看穿了站不住腳的證據和偽造的目擊證人。不允許想為我們辯護的證人這樣做，法院將他們拒之門外。一場偽裝成法律先例的全面審判，每次審判都是這樣。

我是人，所以我害怕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一些看守很殘忍，欺負我，審訊者通常是前德國猶太人，我們把他們趕出去，然後又回來報復。在法庭看來，我們都是有罪的，沒有機會為自己辯護，因為法庭不允許辯方接觸證人或進行適當的質證，這本身就是一種犯罪。我知道我注定要失敗，但我向上帝祈禱，他會以某種方式讓我擺脫這種情況，而許多人只是為了在戰爭時期為國家服務而犧牲生命。宣讀死刑是我人生中的最低谷。

幸運的是，我的祈禱得到了回應，因為我的家人能夠支持我，首先我的刑期被減為無期徒刑，多年後，由於進一步的干預，我被釋放了。

你對盟軍懷有某種憤怒嗎？

博士桑德伯格：當然，我和所有經歷過戰爭的德國人都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感到憤怒和怨恨。盟軍試圖表明我們對希特勒和戰爭感到厭倦並歡迎他們的“解放”；事實上，我們投降了，因為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可戰鬥的了。你可能會看到戰時新聞片顯示歡呼的人群和快樂的孩子，但這是精心策劃的宣傳。最後我在那裡，德國人民不想與“解放”有任何關係，因為我們知道那意味著什麼。主要受害者是我們的婦女，她們被盟軍士兵強姦和剝削，他們以飢餓為武器來獲得性好處。

我聽說在美國有很多婚姻因為美國大兵把德國女孩當作戰利品而離開了他們的美國妻子而被毀掉了。當它問世時，這將永遠成為美國的眼中釘。我們從來不想打這場戰爭；這是英國強加給我們的，它不會讓我們退出戰爭。美國不是我們的敵人，但羅斯福明確表示他不會成為德國的朋友。他非法支持英格蘭，導致他的資源被用來對付我們的資源，並

在某些情況下開槍。當元首宣戰時，許多人批評他，他只給了我們的海軍合法還擊的機會。

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戰爭必須在某個時刻到來。我們的情報表明他們正計劃襲擊我們，我們先打敗了他們。總有一天歐洲會感謝我們，因為雖然我們輸了，但我們遏制了他們，西方盟友阻止他們進軍運河。我堅信，一個叛逃者告訴我，斯大林計劃在英國和我們削弱後入侵整個歐洲，因為布爾什維克的目標始終是實現世界統治。

軟弱、愚蠢和腐敗的領導人，沒有意識到歐洲人正在慢慢屈服於物質主義和懶惰，破壞了我們建立一個強大、健康和統一的歐洲的計劃。他們越來越不關心自己的人民，人口減少，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卻在激增。因此，雖然我討厭盟軍發動的戰爭，但我希望我們團結起來，現在德國正在重新統一，也許這會在未來發生。

安全警察和 SD 的專案組